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道聽途說 卷八

枕乾庵 邑西南八十里包村，有枕乾庵。庵有老頭陀，善居積，藏鏹巨萬，身衣破衲，儉約食苦，無錙銖浪費。僧徒十數人，日分塊粥為常。惟精舍連絡，頗壯觀瞻。黃白累累，恐為眾僧所侵蝕，或窖地下，或砌壁間，瘞藏詭秘，雖近侍莫測其處。

一夕，有強虜結隊來寇，提刀執炬，蜂擁而入。縛老頭陀，加刃於項，以問藏金所在。頭陀引頸就戮，堅不吐實。盜乃搜取大團焦，中穿一孔，貫禿顛於孔中，承以雙宿，狀若三木囊頭，積新環其四週，引火以劫之。頭陀窘甚，因以藏金告。盜取之，嫌其少；引火如前，再窘而再告之。數滿千金，始哄然以去。

頭陀悍甚，禱於諸檀越，以備禦守之策。遂於僧舍中起一鐘樓，高可百尺。當巷中計裡設險，隨地創一棚，鉦懸其內。約寇至，則鳴鐘高樓，各弄鉦聲，迺遞相應。丁壯俱執杖阻隘，斷橋塞徑，以絕盜之所向。自是，始無復盜患。

而庵有沙彌法寶者，性狡黠，廣結納，淫於樗蒲之戲。遠近無賴子，日誘寶行破戒事。浪擲金錢，無異糞土，雖鄧通銅山，有日不暇給者。初惟竊取頭陀私蓄，以供揮霍。比頭陀覺察，防守加嚴，狗盜之術無所可施，則以倍稱之息，署庵產以立債券，映田百頃，典質殆盡。老糊塗不知業已易主，尚蒙著兩眶盲眼，計較佃人租課，不肯涓滴漏算。及但化後，盡傾箱篋，不敷法寶債券。儲積無遺，香火漸以零落。

幸法寶不數歲尋卒，繼嗣者猶勤農業，不致蘭若就荒。偶值暴雨，佛壁坍塌，現出白金千錠。因旁創建書舍數十間，近村攻舉業者，咸托庇焉。然人識老頭陀多窖金，而香火再傳，所得僅見此數，他無知其處者。

有村學究包某，年三十以來。家室和順，子女完備，薄羽數畝，稍瞻晨夕。唯以硯田食稅，歲取無多，管城子無食肉相，潦倒寒窗，頗自倦於筆耕。又值歲凶米貴，支絀難堪。一日，為索欠者所困，妻詬夫出賃他所，以圖姑緩燃眉。某思親友間，無處可通周恤，嘗讀書枕乾庵，與某僧交較厚，肺腑之隱，每相傾吐，或可往告所需。

及之庵，問僧某，則托鉢遠道，行腳尚在百里外。清風兩袖，怯怯未便歸休。飯鍾已報，因留與眾闍黎共完齋供。飯罷，偶步佛堂。見兩白鼠相逐以趨，尾之，至蓮座側，遂失所在。竊自謂獨識窖金之秘矣，因隱其事，不以泄於人，而密思所以取之之法，乃法計披剃為庵住持。

是夕，宿方丈中。翌日而歸，假債事與妻角口。妻亦化離自悼，相與忿爭不決。某遂淨發，入枕乾庵為僧。人謂閨闈話碎，亦寒素家之恒事，何至竟悟空門，決絕如此？杖錫以來，晨夕留意節金。夜闌人靜時，搜索幾遍，迄無所得。積數年，意亦淡然。蒲團因坐，較諸牛衣相對時，徒增孤寂耳。

白足桃泉，懶澆花徑；赤身守鉢，怕戀桑門。因復蓄髮，更入紅塵。然而妻孥非復我有，室廬貨於他人，孤影無依，淒然腸斷。兼之筆墨俱蕪，並無生業可理，無炊誰蒸，不灶何煙？因慨然慕子胥之為人，一筐一杖，往來市肆間，以行吹簫故事。柴扉倚晚，米不充囊；草薦侵寒，塊堪作枕。早識苦攜歌板，難唱蓮花；何如雅伴煙爐，閒翻貝葉？風雨相尋，饑寒交迫，不再歲間，餓殍已填溝壑矣。

初，包某棄家如履，人無解其意者。某亦堅於箝口，不以告人。及某行乞垂斃，始言其欲得窖金之故。噫，苟為身家之故，而貪戀黃金，猶曰妻孥累之耳。而包某乃欲拋棄妻孥，苦攻財利。設或得之，意將何作？況乎其未必得也。雖然，天下之包某固不少也！

釋園氏曰：財物之陷人，甚矣哉！人以貪黷之故，或為盜殺人；或為奸詭計，以術殺人；或為不情之奪，而以忿殺人；其故不一，然皆有欲害害之心，以釀之禍也。若思得窖金者，凡一切譎詐心，狠忍心，荼毒心，俱非所有。以是為貪黷，於貪黷乎何尤？又安在有殺人之事哉？然而妄心所在，結成幻想，有意外之想，則有理外之幻應之矣。乃老頭陀之愛金，只欲窖藏以秘之，其意不可解；包某之愛金，意至棄家以徇之，其理更可奇。卒之，老頭陀之多金，幾以盜終其命；包某之徇金，且以丐喪其身。無殺人之情者，轉而自殺於己，則亦無往而非殺機矣。

點賊

點賊某甲，言者忘其裡居，少行狗盜之術，狡黠過人。年富多力，兩手各握一釘，插壁磚灰縫磚中，左右手互相更遞，可緣牆入人家。或置長竿倚牆外，抱竿以上，身輕如猿，竊掠多案，未嘗敗露也。年且六十，兒孫盈膝，家亦小康，遂輟少年業。

時方除夕，設筵行酒，舉家團樂相慶。甲囑：「諸兒輩自主歸政，酒酣則各歸房就枕，無預老人事。餘今夕略有私念，不謀與諸兒行樂。惟需佳釀一壺，肴饌可口者數事，供置席間，飲酌可自由也。」家人聽命而退。

甲廳事中有扁額高懸，賊乙竊匿其中，甲蓋早覺之矣。時察家眾聲響俱寂，乃祝曰：「樑上君子，抑何避面之深，長令老人岑寂也？苟能飲，則杯箸俱備，不妨一拌酩酊。」乙知不能匿，乃下。甲慰之曰：「汝無事畏縮，不汝疵瑕也。吾蓋過來人，而老受戒香者。近有一事縈心，第苦賤軀羸朽，力不足以當巨任，而碌碌輩又不足與傾肺腑。今子有騰身絕技，屈於穿窬小用，則驥足何以克展？」因擊杯勸之，曰：「姑飲此，事有汝我俱利者，當為來年之約，假君絕技，恁我資本，必有佳兆也。」

遂相與醞酒對酌，歡若平生。且飲且告之曰：「裡人有錢植夫者，君知之乎？其為人慷慨好義，救人不避險難。因與邑宰不合，今有苗三虎販硝殺人，宰方有意株連，欲置錢於法。錢已脫身遠竄，匿跡莫知其處。僕之客偵知之，僕不敢言也。錢有弟，起家魚鹽。雖有積貲，不足供錢營乾；且聞株連事，恐遞相引禍，乃牒訴植夫私黨兇惡，骨肉素相仇怨。因請剪除孽黨，所由覆盆之下，益無天日。抑錢有姊，嫁新安富兒。其未遇時，嘗構姦殺巨案，賴植夫為之營脫，今新任郡守，與邑宰固有年誼。苟獲尺素相通，其危可解。錢曾遣客投書於姊，姊竟落落不顧。僕與錢並無膠轄，但見事如此，則胸中塊壘，積不能平。古聞無片長者，其人譎；有真技者，其人誠。子豈其人乎？」

乙曰：「事易為也。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。僕將挾匕首，夜伺錢仇之寢，而刃其顛，則一切水釋矣。」甲曰：「否！否！錢與苗名在案牘，今其仇為盜所殺，其由來可知矣。踪緝而盜無所得，則苗固死，錢又安得有生理？茲所需惟白金三千，則事事貼然矣。近處無可為計，且錢姊負心太甚，此項固當於彼取之。明歲了卻上元佳節，謀當來即也。」乃盟而去。

及期乙來，甲囊資斧數百金，盛飾行裝，水行舟楫，陸行車馬，甫達新安。偽為賣參者，得以數踵錢姊門。時其姊婿一麾遠出，姊以繫心家政，不肯輕去鄉里。藏錢數萬，緘置所居樓上。管鑰之司，必躬必親，即切身婢媪，不以假手焉。邏守非無男子，然只環繞四垣，遞傳更點而已。

一夕，夜漏三下，聞樓上騰擲有聲。數呵之，而其聲如故。乃使婢媪輩明燈執械，登樓偵之。見錯落地，燦燦然皆朱提也。中有練事老媪，默揮諸婢下樓，密告主母言：「天賜白金，不可令有聲息，致阻飛金之來。」主母欣喜，乃悉戒諸婢，各箝其口，且促之早就衾枕。而已亦屏息羅幃，假寐以待。天既曉，闚視樓上，則錢鏹摧殘，箱篋盡啟，不見新金飛來，徒歎舊金飛去。

蓋甲既偵知錢姊藏金處所，乃攜同膂力悍健者數人，伏伺牆外，以為接應。令乙升屋，擲金以誘其貪。而癡心婆子，果信為天賜白金，戢伏不敢少動，一任其卷藏以去。計點甚，亦毒甚也！甲乙得金歸，為植夫營乾外，猶得各擁巨貲，居鄉里、稱素封焉。嗣是俱輟業改行，為良士云。

奇盜

山右壽陽縣龍門河北，有富民聶翁，號稱百萬。膝前五六人，皆操估計業。惟第三子讀書，僅博一衿，屢試秋闈不售。年半邁甲，猶就先正講學。延一塾師，年近古稀，同邑明經也。

偶一日，有美少年昂然而入，不揖不讓，自登上座，甚倨。師起，請其姓氏。客曰：「萍水相逢，何必姓氏？」師曰：「然則客非故人耶？」客曰：「到處人情，何必故人？」師曰：「雖然，客固胡為來者？」客曰：「但見貴居停，當剖衷曲。」師請聶翁出，客曰：「鄙人同好，有性命之憂，乞假二千金拯之。」翁曰：「諾！」檢篋出金，如數以饋。客曰：「翁之嗣君，業詩書者，共有幾人？」翁曰：「諸兒皆豚犬，惟第三子忝附洋林。然亦駑劣不才，故尚淹滯巾服也。」客曰：「三公子今歲秋闈，至省後必當過我，我期公子於城北毗盧庵之西舍後園。指日為信，千萬責臨，毋爽約也。」乃攜金以去。

屆期赴其處，客果先在，以封函授公子，囑曰：「此矮屋中關節也，聞捷後再當道賀。」遂別去。榜發，果獲第。及謁座師，座師問曰：「汝家嘗通劫盜乎？」聶曰：「家世書香，安有通盜事？」座師曰：「事有大奇，疑不能釋，是以相詢耳。往者拜命出都，一夕宿旅館中，夜將半，忽有短衣客突立燈下，言為德望家乞一榜之恩，辭之不獲，劫關節以去。及閱汝卷，文甚淹博，本應入選，是以拔之。今已名登蕊榜，前車原可不提，但不識何由得盜力如此？」聶詭其詞曰：「家嚴貿易河東，遇有溺者，捐金拯之。今歲有少年來授關節，自稱其父為河東溺者，茲奉嚴命，以所得來餉，效銜結之報耳。實不知其為盜劫之也。」座師以其言近理，遂不復疑。

籀園氏曰：盜賊之報德，每較世俗為有信，特以文闈關節報，為大奇耳！然翁雖素封，乃以素不識面之人一言相索，肯出二千金為贈，其慷慨處固非世俗所能。況紈袴之子，年逾而立，尚依函丈講學，彼冥冥中亦當有以獎勸之也。翁以不稍吝惜之故，獲此奇報。彼為守錢虜者，應亦知悔矣。然而世有守錢虜，或語以名場戰勝之榮，彼固瞑然不動也，將如彼何哉？

走無常

以生人走無常，小說家多言之，其理似可信，似不可信。然而自詡其走無常，而欲騙金帛於陽世者，此不可信者也；自厭其走無常，而求免差遣於陰司者，此可信者也。

黃村人蔡玩，弱冠時走無常者。十年以滿，心憚其役，祈神禱佛，修水陸道場，唱演《目連救母》，百計懺悔，才得除名鬼牒。凡一切走無常者之希圖誑騙，好作大言，或謂冥判簿上代查陽數，或謂閻羅案前代乞高年。玩言：「皆妄也！終歲差遣，不過為鬼役作前驅耳。惟每月朔望日應卯，一過冥判前；元旦賀歲，一拜森羅殿。然爾時所見閻羅王，三肅以退，不敢仰視，安有言語可通？即冥期已促者，亦必待簽下始知耳。前此所知者，不過如陽世差役議論囚徒之罪，旁聽審斷之詞，揣度情節，料其必無生理耳。森羅殿乃關節不到之處，走無常者安得包攬作弊耶？」

蔡名在鬼役時，緘口不談冥事。及退卯後，問一泄之，大抵惟勸人讀書為善。其在陽世有學問淵深，素行方正，不獲發軔者，及至陰世，凡閻羅王以下官，皆此等人為之。冥曹雖稱鐵面，亦未嘗無圓通之處，唯於守錢奴，科法為最嚴。蓋以文士之在陽世，銜怨於若輩者多也。故凡冥票注名為守錢奴，無不鎖封者。非必每死一人，輒用生人作無常。有用生人者，必有關礙故也。亦有票上未列生無常，而事有未便，為鬼役所僱倩者。

邑城有富商某，蔡以走無常，嘗兩至其家。富商之姬七人，惟第五姬最嬌豔，然性汰侈，多暴戾不情。偶憶及適口物，雖夜半，必烹調以進；而持箸一再嘸，輒棄去。或饌食甘美，偏罵五味不調，或衣制精工，故尋破綻，舍之改作。撻婢見血，猶嘔吐不休。嘗以細事殺兩婢。家有塾師，聞其暴，頗不睦焉。或因以譖於姬，遂大為白眼，逼勒富商立下逐客令。種種乖異，類如是也。

其後塾師捨舍，得為宛郡冥判。時五姬陽限已滿，下札邑城隍，票列鬼役，有蔡名，並標女無常。女無常者，城東之唐姓也。時富商門戶未衰，冥役不得入。票限子時上刑具，時甫黃昏，蔡與女無常先進。見一媪秉燭立姬床前，一四十許麗人候其側，姬倚臥富商懷，手握丫髻女，兩淚俱垂，語曰：「不謂嬌養兒命薄如此，年未七齡，便已無母。」哽咽久之，又謂麗人曰：「二姐姐，汝妹以性不容物，不克永年。平昔恃寵而嬌，不無小忤犯。姊姊七人中，姐姐為最慈，一切疏漏處，望勿芥蒂於胸。嬌女藐弱，情實可憐。念妹八年歡好，用敢托孤於姊。」麗人曰：「妹無過慮，偶犯星辰，調理尚當平復。脫有不言，妹兒即吾兒也。」姬曰：「雖姊言如此，然吾殺人子多矣。」尚欲再言，泣「嗚嗚」不能連續。一婢捧碧甌以進，姬略嘗之，曰：「參湯耶？」婢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另易熱水來。」因再以沸湯飲之。轉謂商曰：「此時略覺清爽。翁亦過勞，姑易王媽來。」商乃下床去。

蔡復出見諸役，問夜早暮，役言時尚可稍緩也。俄有陳姓女無常，拘一媪至。蓋姬之舊役，嘗懲惡殺婢者，鐵鎖郎當，手足皆枯。徙倚間，聽梆聲三擊，役曰：「可矣。」乃授蔡鐵索。蔡入，女無常曰：「閻閻人擠擁一室，餘往上刑具，子立寢門待之。」半晌時，哭聲陡起，女無常已牽姬出。姬見媪，罵曰：「老淫婦，陷我也！」媪曰：「婢子知罪。此去途中，尚須婢子為主人應喚寒薄。鬼錢無半紙，公人貲費，尚乞主人點綴。冀得略寬刑係，以便奔走。公案前一切罪孽，婢子自任之，原無乾主人事也。」

語移時，而地方鬼已為姬扛送冥資數籠，轎馬各一，驕子與夫俱備。姬解一籠，分給諸公人。於是，姬得代步，而媪亦得弛手足之綱。蔡生人，無所用冥鏹；或有所獲，無過借給諸鬼役，以待物化後之所需。而蔡與女無常，僅至城隍廟繳票銷差而已。其點解赴郡，則另有母夜叉押送。自此以往，姬、媪之如何發落，非蔡之所得而知。

越二年，富商祿盡。有府牌鎖封到縣，標役亦列蔡名。商有婿，三科後之孝廉也。蔡持鐵索以入，婿方立寢門，頭上紅光煥發，蔡趨趨卻步。適有成衣匠，為婿裁孝衫，呼往問短長。蔡即入，鎖翁以出。

未移時，翁之冥鏹、輿馬俱至，鬼役曰：「奉府判特札，以白足點解，輿馬無所用矣。」蔡問眾役曰：「五姬之贈可受，翁之賄賂獨不可行乎？」役曰：「婦人無刑，故其費可受則受之耳。府判生時，雖為五姬所短，然人生世上，凡有一才一藝，招嫉忌而被謗者，夫豈少哉？謗者不足言，聽者為可恨也！況札開商罪一百七十餘條，所關安聽者十之三。使商無可坐之條，亦非冥判之所能仇也。判恐鬼役作弊，私緩商刑，乃更飭委員押解。委員者，奚姓，商父之受業門生也。生時奇窮，商事事嚴避之，若恐其禍己。奚嘗挾筆硯，訪親常州，不遇，資斧斷絕，落拓旅店中，無以作歸計。時富商適由姑蘇歸，過其地，燒燭飲於鄰店。歌妓十二人，同聲對曲，帶唱猜拳，絲竹管弦，一時嘈雜。逆旅主人調奚曰：「鄰店客，公之鄉人也。客富人，公往告以情，誼關桑梓，當蒙矜恤。」奚微窺之，知為商，素悉其待人鄙薄，謝不往。主人強之，奚曰：「君為我先容，吾將整襟以待。」主人乃為白姓名於商，商曰：「是其為人，固嘗識之。回裡時，相見自有期，何必是也？」主人曰：「奚客貧不能歸，所由請謁耳。」商曰：「異哉！彼在客，我亦在客；彼不能歸，我獨能歸乎？且我有金帛，為若人投贈，何不為諸姬更增一席哉？」主人曰：「公拌一分纏頭，可救奚君一命。」商曰：「語益奇矣！歌兒愛之，索一金臂纏，予尚未允，何暇為旁人惜命哉？」乞憐一更許而商怒，並唾主人好事。奚羞忿之極，明日往城樓僻處，雉經以死。今為押解委員，恨商已極，誰敢以私情待商者？」

蔡有姨妹，嘗賃為商家灶婦，頗見恩待。以是不忍於商，稍存左袒意。欲借鬼役等，隨送一日程。雖無可解厄，或稍調停以飲食。因告鬼役曰：「公等袱褌包裹，必僱腳夫。第今願馱犬馬，隨送公等至郡，可乎？」鬼役曰：「不敢煩駕耳。如是甚佳！」乃並驅以去。

既上道，奚坐籃筍上，一僕執鐵蒺藜走其前。商徒跣，苦石拳確；而枯以鐵線，其重十斤以下。兩足葛藤，步甚艱澀。奚必勒使疾驅，僕但聞奚一聲喝打，鐵蒺藜必五擊連下。行未半日，滿背鱗鱗傷痕血漬，頓覺膚肉如腐。蔡雖哀其艱棘，終不敢稍為乞恩。但於駐輿處，引至暗隙，喂以冷炙，飲以泉水而已。再十餘里，商竟倒地，不可復行。

奚使以鐵蒺藜促之起，僕曰：「血肉狼籍，並無容針之空。雖舊恨不能消，然自是以往，刀山油釜，事事賞心快目，何必使老僮奴斃於中途也？」奚曰：「言頗近是，可喻令自行，恕不更撻矣。」商曰：「雖不見撻，而痛楚之甚，兩脛俱非我有，魂將煙化矣。」蔡濟於奚僕曰：「貴上人業行方便，尚乞再開一線恩，將團集商手足枯而縛之，懸諸擔頭，合包裹肩任以行，不癩於徘徊難進乎？」僕以聞於奚，奚可之。再夕而及郡，蔡意尚欲俟冥官升堂，試探審問消息。只以魂出已三日，急於還舍，故到郡即歸，不復知其究竟矣。

蔡除名鬼篆後，所言陰曹事不一，難以盡志，此特其詳盡言之者。然雖述其情形，並不露其姓氏也。

籀園氏曰：餘未冠時，每歲西成，必一至黃村，經理秋稼，住蔡丈家者，將十年。每日夕，納涼豆棚下，多索丈言陰曹事。丈初不欲言，余曰：「陰曹之有罰，所以示儆也。秘不泄於人，儆於何有哉？」丈曰：「發人祖、父之隱事，子孫累世之玷也。安得不慎？」余曰：「人猶有子孫，及有子孫而知廉恥者，是其祖父之惡，猶未貫盈者也。十惡之家，並無子孫可辱矣。且君第言其事，而諱其名焉，可也。」自是，丈，陰曹事，多有言之者。丈言：陰曹者，所以補陽世之缺陷。陽世之宜賞而猶未賞者，陰曹賞之；陽世之宜罰而猶未罰者，陰曹罰之。陰世之賞，賞德亦兼賞才；陰世之罰，罰奢亦兼罰吝。富商之遭報於怨家也，非惟陰曹有此巧合；人世狹路相逢，往往有若或使之者，何嘗非陰曹之簸弄，故示之以必報也。然原其得罪之由，受者刻骨，施者不覺也。聖人言仁，必先言智。能自知其所行於人者之足以取怨於人，則庶幾矣。

鬼伴

道光丙戌夏六月，吳生復軒，應試郡中，案未發，輕裝先返。由郡及涇城，其程百里。行及桑坑，去城尚十里，天已將暮。逆旅主人呼於門中，謂：「天氣陰晦，月色不佳，客可息足矣。即患晝行炎熱，何如早宿早發？」生不應而行。蓋生有同堂兄設肆城南，廬舍清敞，賓至如歸，故不願投逆旅宿也。

去桑坑裡許，轉過平岡，晚煙掩藹中，見有短衫客，倒蓋掛於肩，包裹負於背，蹣跚前途，相去不過半里。生念前去經暮山，從葬處荒塚累累，不無怪怯，思與結伴以助膽。乃邁步追及之。問知客係黃姓，邑南之黃村人，以公幹回自郡城。黃還問生，生亦具以姓名裡居告。黃曰：「先生想應試者，案猶未出，何便歸耶？」生謙詞以應之。

因相與談試場事，頗似閱歷人，不作門外漢語。生曰：「似子吐納，尚不腐俗，何便作衙隸營生？」黃曰：「生本書香家，胸中亦略沾墨汁。伯叔兄弟輩，多列庠序，叔某，現以舌耕，餬口貴府。」生曰：「某即君之大阮乎？是其設帳處，與僕只一巷相隔耳。朝夕過從，甚親昵也。與子固屬世交，客路相逢，信非偶然。」因互訊生平，及城中居止。

且行且語。一更許，前抵北城。時因考試，城門不扃，相將徑入。至城隍廟前，黃謂生：「此去某鋪不遠，餘此間小有耽擱，不得復與君周旋。明早，當詣城南相候耳。」遂別生去。

生越宿抵家，即訪黃叔，言：「昨晚獨行甚怯，幸遇令姪。作伴過暮山，深慰淒涼景況。令姪語言蘊藉，饒有書生氣象，屈業隸役，深為可惜。」叔曰：「某家子姪輩，無作牛馬走者。君所遇者何名，其年幾齒？」生曰：「令姪之名某，年近三十矣。」叔曰：「使某姪尚存，年固若是也。」生訝曰：「是語令人大惑！豈向之見者，非人耶？」叔曰：「某姪生時，頗不頑鈍，亦曾讀書應試。年甫弱冠，便已物化，君誠見鬼矣！」

生恍然曰：「是矣，彼為鬼役，所由夜投城隍廟。僕自不關心耳。進廟時，未見廟門啟閉，事固可疑也。惟僕本因畏鬼而求伴，不料為伴者之即鬼。今而後，將何處求人哉！」

籀園氏曰：餘以是歲補博士弟子員，亦未俟案發而歸。計先復軒行不過十里程，蓋已在鬼前矣。求人得鬼，天下往往有此，特當其時不之覺耳。

潘封

潘封者，蕪湖人，家住都陡門。貌魁梧，美髭鬚；勇有大力，拳法精妙，槍棒嫻熟。家貧，不足以自給，遂陷為盜。然擄掠江湖，未嘗殺人，以故數劫巨案，而術終不敗。年垂五十，儲積豐贍，子女盈膝，遂罷少年業。

捕役輩知其能，每遇難獲重案，往往就之請教；或有急難者，輒慷慨周給。一日，過春谷城，遇捕管某，要入酒家小飲。時已殘臘向盡，管憂窘乏。封匆匆逆旅，囊無多金，苦不能濟。適飲罷出肆，見有裘馬少年，鳴鞭過其前。封曰：「君事濟矣！我姑待君於此，君其追之。步年出南門，必下馬而溺。君但籠其馬，請少年返轍，謂家主人尚有要語相商，彼必解金以贈。得金即返，不須過逼也。」從之，果得金一囊。

歸，問封曰：「均此行道者，何由知少年之金可索也？」封曰：「君為捕役，茫不知盜乎？彼過城而騎，加鞭以求其速，而目多左右顧，避捕也；出城而下溺，欲察後來動息耳；乃日已向晚，馬行才至此，所劫必來自遠道，故得金可釋也。」封知盜之明，類多如此者。

身雖武士，語言溫婉，人無老幼，皆得論交。或問少年行劫事，每暢談不諱。言其生平所心折者，得兩人焉，一胡僧，一閩秀，俱有絕技。

胡僧遇於潞安。時封行潞安，見有少年一車兩馬，一僕從役，囊有巨金。封屬意焉，跨一款段，日傍車輪，或前或後；夜則同店止宿，一房僅隔。飯後，少年來窺封於舍。封援入攀談，始知少年固書生也。囊中所攜，皆他人物。意甚憐之，遂不復萌劫念。明日，少年披星早發。封既無事疾驅，遂晚；覺，三十里矣。又明日，去少年愈遠。屢顧往來客，無足措意者，怏怏以行。日暮且宿，聞逆旅主人言，有東京少年，車載千金裝，為胡僧所劫。封知為書生金矣。

北路響馬，封識行徑頗熟，遽驅馬聘而疾馳。一日夜，追僧及之，叱曰：「賊忸奴，行將何往？囊中寶物，乃吾友人性命。如不見還，必不留汝生路也！」僧怒，挺刀來迎，封舉巨斧抵敵。才數鬥，自知不勝，脫而疾走。僧力追二里許，勢已將及，封大窘。遇一破廟，後院牆高不盈丈。封一躍，逾牆而入，僧亦隨入。封伺其墮地時，自後斧其顛。顛傷，猶飛足反蹄封脛。封阻僕，而僧已腦漿迸出矣，乃解僧腰纏以去。

又嘗至定陶，見一莊，人煙不稠，而僕從皆衣羅綺。夜窺其廬，燄燄華燭，照耀階庭。時當殘暑未消，諸侍婢蘭湯浴罷，各搖齊紈扇，坐竹榻迎涼，處處人聲，知不可入。夜及三漏，語倦歸休，珠簾放押，院宇蕭條。封層層進內，徑窺深室。主人翁不知何處遠出，一主母年未三十，高髻鬆鬢，態度嫣然，不施朱粉，肌膚如玉，真天人也。獨坐藤榻上，斜倚絳葛引枕；傍一紫檀小幾，燒銀燭一枝。持書在手，頻頻展看。無他侍婢，一丫髻雛娃，執鶴翎扇，緩緩扇其側。又延一更次，始呵欠伸腰，置書幾上，呼婢進茗。舉盞略一吸，輒卸簪珥，展衾就睡。

封探樓閣中，白鏹累累，不甚收攝。欲攜數錠以去，而心戀美人不能捨。密矚珠幃，銀缸猶燦，門扉略掩，屈戌常弛。室無男子，嬌弱可欺，因而色膽如天，竟邁步以進。啟幔窺之，紗裳一幅，粉脰猶露，眉偃慵眸，唇含笑暈，春睡海棠，其嬌媚難以言罄。封此時，一顆頭顱正不復作項上想矣。遂引手展衾，探其胸。美人方醒，就手握封腕，腕欲斷。覺《西遊記》所謂「緊箍咒」者，當無此苦痛也。

封知其能，即跪而請命，百口呼：「太太恕小人無知，恩蘇蟻命！」美人曰：「汝既無能若此，何便作盜？殺之，徒污人刀，歸休！」一言未已，已擲封出窗年矣。封恐復難之，即強起，騰而升於屋。回視美人，已衣而起，秉燭恹窗，笑曰：「既乞恕死，當改悔自新。若猶存妄念，死喪無日矣！」

封自是倍切戒懼，卒為善士，以終其天年云。

巴媽媽

有孟賈之者，邑人之職經緯業者也。勤於顧杼，因而小有資本。遂販布作客，往來淮泗間。嘗私一孀婦，曰巴媽媽，年二十二以來。夫本梨園子弟，為侯門減獲，饒有積儲。以故巴戀金帛，未肯改適。而素性儉約，又工針黹。孟腰間繡彩層疊，盡巴娘手跡。

孟每歲半年出，半年居。不獨旅人資斧，悉賴巴娘；並且年少性豪，呼盧賭采，皆巴娘為償債券。巴娘識孟凡五載，床頭黃白物，業已十去四五。孟不費一文，而錦衾繡枕，消受一生脂粉。習慣成自然，遂擁麗人若己有。即婢媼輩，亦奉事儼如家主。估計或不利，輒撥巴娘庫藏，以彌縫闕略。權在掌握，攬撥由己。

巴娘一纖弱女子，當其一意，顛預精明，固非所任；即耳目所及之處，猶謂吾有即若有，無所容其計較。而孟貪人狼性，吞噬

無已，因說巴娘曰：「儂之與卿，非有兩人也。敢以髮膚自私乎？數歲以來，多分甘潤，悉置膏沃於桑梓之鄉，意在為卿早營菟裘，以備魚軒之遊。方寸之誠，卿能察之，不待儂言也。第恐久安故土，未肯輕去其鄉，彼此隔離千里，聲息之通不易。吾鄉桑柘，連陰比戶，皆勤蠶事。計什一之利，抱布尚不如貿絲。金陵去淮城四五百里，為吾鄉赴淮適中之地，往來較便。倘益以千金資本，創絲業於白門，庶多財善賈。壅積既饒，則行止俱便，其時意東而東，意西而西。縱以雲山迢遞，不喜鶯遷，而舊貫相仍，亦安鳩拙。此所謂兔有三窟之說也，同心人豈有意乎？」巴以迷於情好，信孟已深，於是盡出藏鏹，並釵飾傾筐授孟，聽孟所為。

臨行，巴誓之曰：「妾之性命，胥在君手。脫有差失，則喘息休矣！遠道風波，劫江多盜，當時時以妾為念，未可稍任疏漏。」孟曰：「閨闈口角，偏多絮絮，此真婦人之見也。儂未弱冠時，傭於朱富翁家，走漢皋，押運財貨，動以萬計，隨身只一老蒼頭。雖有拳棒教頭作護從，而渺爾丈夫，尚須聽儂調度。來往江湖四五年，從無失著。視此區區，真泰山之一撮，滄海之一瓢耳。而卿繁瑣若此，夫豈有疑於儂耶？」巴曰：「不然，婦人家眼孔，不比丈夫之巨，只覺一錢如命，故不得不一言以相托也。」孟曰：「無容過慮，自識提防也。」乃滿載所有以行。

至揚州，為石尤風所困，係纜江都門，連日不得行。同舟有嚴姓客，放浪不羈，覲面即訂為盟友。孟以身挾巨資，衣履加飾。淡笑間，往往以多金自喜。嚴固慣客維揚，多識脂叢粉藪，悶坐無聊，時挈入城散步，因而問柳尋花。

有粉頭吉慶者，貌僅中人，而給於口。孟惑焉，貪戀笙歌，流連衾枕，漸傾肝膽，盡吐巴娘之情。慶曰：「嘻，信如子言，則巴娘一淫婢也！古之美人，方且千金買笑。卓文君自呈身於司馬相如，人猶訾之；況以深閨弱質，破費多金，買此萍水知交，何輕賤一至於此？妾等饑寒切身，主張出自父母，似此生涯，殊非得已。然亦頗知自愛，王孫公子其自願傾囊，以求邀青盼者，不知凡幾。妾不自解，何多落落也。巴娘之蛾眉皓齒，自必高出妾輩上，而甘作賤賤貨，此真淫婦之不知自愛者矣！君知有前車之鑿乎？前夫之物，可屬之君；後夫之物，亦可移諸人。天下美男子，非於君歎觀止也。他日有多上於君者，則君亦危矣！雖然，妾亦不戒予口：君與巴娘，歡好有年；妾以無鹽之姿，邂逅之好，疏不問親，而乃肆為評論。所謂以不人耳之言來相勸勉，徒令人憎絮聒耳。」孟聽吉慶言，雖不盡是之，然已心動。

慶知其術行，於是一飲一酌，處處慙慙；床第之間，更加款呢。漸覺妖情詭論，足以迷惑人心。乃復進言，曰：「妾累君久，囊中累累者，耗及數百金。妾貌不驚人，性又粗笨，荷承厚眷，此心何以自安？吾母可憎人，貪黷難盈豁壑。妾獨憐君客路，縱家富陶朱，安得有隨身金穴？妾自悔髮齡坦易，不知愛惜金珠，涓滴胥為母有，腰無私蓄，未有助君揮霍。妾欲留君，無說夷解。去歸休，妾固非不腸斷，然而死老妾也！」

孟曰：「呸！揚州誇富麗之鄉，管窺之見，何自小若此？隔家千里，雖遠水難為近火救；然數百金之破費，何至困人於旅瑣？卿雖廉介，不忍過取，然儂實屬意久矣。視卿箱籠無多，室廬湫隘，衣履釵釧，不合時宜，行當為卿新之。汝母所須，不過阿堵物。拌給數千貫，以贖其心，百年魚水，當有可謀，忍言去耶？儂性不喜慳吝，無煩卿為瑣瑣也。」

慶曰：「君固豪舉，妾非小性。苟在他人，將速之傾覆；而左袒之私，不得不代為關切。第巴娘與君，好合日久，深情厚意，恐有天仙於此，尚不足奪其寵愛，況遠不逮巴娘者乎？妾雖委身有志，啟齒維艱。不意巨眼人善察人隱衷，非前世木魚功德，修不到此也。」孟曰：「卿誠愛我，巴娘何能為？且我亦何所愛於巴娘？巴娘強我耳。」

慶曰：「近者，吾母亦謂君誠篤，可托絲蘿。君盍與母決之？」孟以問慶母，母曰：「殘年向盡，兩口衣食，頗可自給。老婦家本興化，客寄於揚，已三年矣。伊父守業鄉井，從不預吾母子有無。老婦亦久有歸志，只以瑣事牽絆，大約半年後，當得清釐。我固不求重幣，君亦休索妝奩。伊所自有，悉聽攜之以去。我念只在得所付托，了卻兒女終身，便釋重負矣。」孟喜甚，數旬留戀，不復更作歸計。

蓋孟之初狎吉慶也，心猶繫念巴娘。繼聽吉慶教，覺巴娘行動，固有可疑。久之，而讒說得行，新好愛篤，所謂巴娘者，遂消歸於爪哇國矣。沉湎酒色，僅淹三四月，腰纏已罄。典質箱籠，又復支持旬日。慶母謂慶曰：「客憊矣。」慶曰：「寒兒佩囊中，尚有黃金二錢。要而取之，則不復相識矣。」其夕，慶謂孟曰：「釵釧數事，皆院中花樣，不合良家妝束，方更新之；適三姨姆贈青藤臂纏一雙，意欲鎔一指環作鑲嵌。尚欠黃金二錢，君其為我謀之。」孟曰：「似此區區，誠易事耳。」遂出金授之。

慶曰：「君固久於江湖，所閱多人，見有如妾廉潔者乎？相處幾半年，從不窺君佩囊。若在他人，早攫取之矣。」孟洋洋甚得，盛氣謂慶曰：「所值幾何，謂足當卿一盼？然儂亦限於客邸耳。苟使香車偕歸梓裡，即欲築金為屋，亦當為卿成之。豈至以有限之費，勞卿啟齒也？」慶曰：「嘗有相妾者，謂當作富家主母，其言果驗矣！」慶知孟已別無長物，遂與母謀，伺孟出，移避他院。比孟至，慶母告之曰：「適江姨病肺，慶往省視。今晚恐不得回，煩君姑就旅邸，暫宿一宵。」孟諾之。

明日至院，見慶室臥榻空懸，簾櫳寂靜，物事零星，駭甚。尋問其母，母曰：「君禍吾母子矣！數年來，債券積可盈尺。邇日責負者，絡繹不絕，咸謂慶兒現受富翁之聘，百琲明珠，已歸掌握。以故索償甚急，拍案叫喚，勢如狼虎，慶兒於昨晚二鼓後歸來，嬌弱兒那能堪此暴橫？遂以驚怖成疾。今擇僻靜處，避囂去矣。君速歸，謀取千金來，安置一切，毋以慶兒為吾累。吾只思料理債券，俾慶兒得所依托，便當歸息故園，以耕種為生活。可再以空囊之累，受人凌辱如此？慶兒無他語，但囑君早謀下聘物。渠在院中，多一日耽延，即多一日懊喪也。」

孟無奈，垂首回邸。明日，且復來，母曰：「君猶未去耶？想千金可以立辦，不待取諸家藏，誠吾母於再生之福矣！不然，將別有異能奇術，可堪為我解圍乎？」孟曰：「否，否，欲得慶娘謀面以去耳。」母曰：「嘻，是賈害也。債主紛紛，方欲挾慶以要我。儂之猶恐不深，尚敢公然相見耶？君其速行，唯拌卸老婦一命，與債主當旗鼓。君與慶兒，有一於此，已非吉兆，況其俱至？雖有箠、張之舌，無以排此難也。」孟又歎恨而去。明日再至，並慶母亦不得見矣。徘徊終日，無所為計，乃痛哭而行。

孟每歲行賈，其資本必有贏縮。此歸兩袖清風，無所可解，唯言中途覆舟，性命幾於不保。自此以怯於風浪為辭，遂不復貿易他鄉矣。

居三年，淮城之音耗久絕。一日，方登場打麥，積穢於庭。忽火自穢中出，烈焰騰騰，不可向邇。幸人手眾多，撲救移時，乃息。俄而他處又作，則又撲之。自此，日必三四驚；或閨中褻器，忽升於庭；或開甌取飯，而沙礪滿中；甚至夫妻同寢，比及曉，孟則赤身露臥廁中，妻又與傭工共枕。顛倒簸弄，百態不齊。驚擾月餘，忽夜半無故火作。孟無子，一妻一女。火球迸射，門迷不得出，遂燬為灰燼。

孟雖強逃得脫，然已鬚髮俱焦，膚肉炮爛；又睹妻女之慘，號咷哭叫，致成狂疾。每跪庭中，乞巴娘饒恕，言其為惡妓吉慶所賺，原非有心欺騙。又有時厲聲作巴娘語，謂：「喪心豬狗，汝本意騙我金銀，自資豪富。惡妓之見奪，抑係天不汝容。故假手貪婆，為汝消耗也。汝試思，一架破屋中，除汝賢荊人兩片臭皮肉，更有幾何長物？數十貫販布資本，半假諸東裡婁翁。非由阿娘仗助，得完此券耶？嗣是舍宇皆新，田園綿互，一絲一縷，誰非阿娘物？豈除卻貪婆所騙，遂無足容汝感念者乎？」罵罷，輒仗杖自擊，血流被面；或以錐刺太陽穴，狂叫而絕者屢矣。

家人震恐，更番為之邏守。越數日，守者亦懈，遂自刺刃洞心而死。其鄉人，有至淮上者，聞巴娘待孟，再歲不至，憤恨自刎。此報之所以慘也。

籀園氏曰：天下有同此負恩之人，而或則非之，或不非之者，亦視其情何如耳。巴娘之助孟，與孟之資吉慶，固皆出於情願。然慶負孟則可，孟負巴則不可。何者？巴之於孟，情在親而信之，實重孟之為人，而欲托之生也；孟之於慶，情在狎而玩之，明知慶之為鬼，而甘投於死也。人之有恩於我，果視我之為人，固不可不以人報之；人之有於於我，本視我以為鬼，又何必不以鬼報之？故巴之死，得為孟崇；而孟之死，不得為慶崇也。然則報復之間，只有不情之人，未嘗有不情之鬼也。

唐待詔

唐待詔，名臧，年少有膽略。設鋪於唐族之東村，鋪故唐四海之鋪也。四海以與人忿爭，縊死鋪中，遂空其室，無敢棲止者。臧恃其膽，居之逾年，亦無大異。

一夕，既就寢，沉沉欲睡。有吟哦聲，呶唔側耳。初不甚辨，及宛轉重疊，漸諳其詞，曰：

碧海青天夜未央，冷冷玉露草成霜。孤燈寂寞蘭房裡，冷燄無光懶上床。

有意盼郎，怕見天光。東寺鐘撞，西鄰雞唱。傷心歸去了，紅袖淚沾裳。

傾聽一時許，愈辨愈晰，恍惚間竟為所魔。身累重贅，負若百鈞。口欲喧呼，啞啞不能成聲，盡力撐持，牢不可脫。久之，若有喚者曰：「文老翁來櫛髮矣。」始遽然以醒。

起欲燃燈，苦無火種，念對舍有為葉子戲者，乃啟扉造之，述所聞於眾，且言其魔。眾曰：「魔亦常事，何遽見怪？」臧曰：「魔固不足異，特其詞甚異耳。」眾曰：「汝不過從鼓兒詞中竊得數語，便欲持以誑人？去歸休，毋徒亂人意也。」臧曰：「謂予不信，請看明日。若果文老翁來櫛髮，即予言非妄矣。」眾曰：「姑俟明日驗之。」臧遂巡乞火以去。

及門，見黑影如樹，當門而立，兩手招臧欲捕之，懼不敢入。復回，又以所見告。眾曰：「大怪事，偏汝多見！鬼不過貪戀戲局，欲作壁上觀耳。天已將曙，何難再停片刻？」臧乃留其舍，侵曉始歸。